



沸腾的渔港之夜

林松阳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沸騰的漁港之夜

林松陽著

人民文艺社編

黃安仁插圖

封面設計：刘黎琴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4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*

总号(文)0298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1 1/4 字數23,000

1955年2月第一版 1955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,100

統一書号：T10023·290

定价：(5)一角三分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沸腾的渔港之夜.....	(2)
“重生”伯.....	(9)
强风袭击渔港的时候.....	(16)
丰收.....	(20)
不留姓名的人.....	(31)
林松阳是怎样学习写作的.....	郑 莹(36)

前 言

这些片断能够出版，使我感到光荣而又惭愧。因为我是个渔民子弟，没有读过几年书。我终年和渔民生活在一起，受了一些感触，有些事情想说出来，就一边查字典一边写作；写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它们能够收成集子。

这是由于党的领导，由于“工农兵”文艺月刊、特别是“广东文艺”社的关怀和耐心培养，我才能写出这些片断来。

在这里，我谨向“广东文艺”社的郑莹同志致谢。他不辞路程遥远，不怕海洋阻隔，跋涉来到这个小岛，帮助我写作，并对这几篇稿子作了仔细研究，耐心提出修改意见，使稿子质量提高了。

由于我的政治、文化水平低，又无创作经验，稿子难免有很多缺点，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！

林松阳

沸騰的漁港之夜

月光照着海水，顯得格外明亮，分不清那是碧波，那是雲層只是無邊無際的藍色。一隊漁船，前前後後的在海面航行着。帶着涼意的秋風，把帆吹得鼓脹脹的，推着沉甸甸的漁船，船頭不時發出嘩啦嘩啦的破浪聲，划開兩條銀色的白浪，迅速前進。

社員們忙碌了一整天，這時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躺在船板上，呼呼的睡着。年輕的永正把二支槳拼齊，一頭架在船邊，一頭放在船板上，當做睡床；又用打水的戽斗墊上一條頭布，當作綉枕，他象躺在沙發上那樣舒服和得意。

平伯坐在舵位上，右手握着舵，右腳踏着帆索，得意的抽着煙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他是那麼精神，甚至顯得比過去年輕，其實，他已有四十八歲了。突然，頭帆遮着月兒，平伯抬頭一望，又環顧了周圍一下，微笑的自言自語：“呀！好明朗啊，真是海上好風光。”然後，他望望船倉，屈指算着：“二、四、六、八……呀！一共二十八載魚！”丰收使他感到喜悅，他微笑着又望望漁船，暗自盤算起來：一載約七十担，七二就千四担，七八就五百六十担，呵，將近二千担！每担大約值二十二元，千担就二萬二千元，哦！共收入四萬多元。自己一家可以分到三百多元。他不自覺地“哦”了一聲，一定神，才想到大家在睡覺，便用手把嘴按住，暗暗責備自己：說得這麼大聲哩。他接着打算這三百多元的開支：屋已蓋好，不用修理，家

中各人再添做一套衣服，买一张床，买一个时钟，全家照一幅象，其余的放在银行。想着想着，不觉出了神。

一阵冷风吹来，他打了个喷嚏，一定神，才发觉船已驶过了航行的航线，他猛然把舵一拉，帆索一翻，船来了个急转弯。这一来，船摇摆不定。大家正睡得舒服，被这突如其来的震动惊醒了，小伙子永正差点掉到海里，他目瞪口呆，惊奇的问：“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平伯开玩笑的说：“要把你推到海里去洗洗澡哩。”永正看清了情况，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洗澡就洗澡，我在海里游连船都跟不上哩。”平伯伸出食指，点着他说：“好好！你又调皮了！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大家兴高采烈的谈着，不知不觉到了港口，仓里的时钟，正好打了九下。

真不凑巧，这时正是退流尾^①，沙滩的波浪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渔船载重不能入港靠岸，二十八只渔船都停在离岸三四里远的沙滩上，要等流涨才能进港。所有的船都习惯的抛下锚。平伯也站起身，指挥下锚，落帆，工作依次进行。接着，各自收拾草席和棉被，回仓位睡觉去了。大家经过劳动，身体疲倦，很快就发出鼾声来。可是平伯翻来复去，怎样也睡不着觉，他听到别人的鼾声，索性把被盖到头顶，他知道不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，将会影响明天出海，可是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只要想到今天的丰收，想到这是旺季的开始，身上就自然的热得渗出汗来，他内心暗暗嘱咐自己：“睡吧！明天的工作更繁重呢！”但越是强制，越是不能入睡。

① 退流尾——退流就是退潮；退流尾是退潮的末期。

平伯听到船底发出嘩啦嘩啦的浪声，索性翻起身来，坐在舵位上抽烟，他眼看水淺，漁船不能进港，便屈着手指算起潮流：初九、二十四，早漲晚漲，还要三四个钟头才漲哩；漁船載得这么重，需要一定時間，要多等三四个钟头；这二十多載魚至少要搬三四个钟头，一共十多个钟头。这样，就影响明天的生产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焦急的站起来，皺着眉，低着头，向船头一步一步走去。魚仓里的黃花魚閃耀着金黃色的鱗光。他突然站着，对着仓里的魚儿发呆，接着，他弯下腰去，敏捷的把仓肚里的魚堆弄了一个洞，随手在里面摸出一条魚，从头到尾，翻来复去的看个出神，还翻开腮口細看。他突然叹了一口气，用力把魚一丢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片魚鱗跳起来，正好貼在他的鼻梁上，他用手一抹，自言自語說：“糟了！魚压坏了！”他两手叉着腰，又向舵位走去，心想：“这只船的魚是最慢落仓的，那么早先落仓的二十余只船，魚不是更坏了么？再等三四个钟头，二十余載魚，岂不是只存把骨？”他想着想着，在明朗的月色下，看得出他臉上的憔悴和緊張。

時間不容許他再沉思了。他抬头向岸上一望，亮晶晶的电灯光，好象为他們的丰收在欢笑；嘹亮的广播声，好象为他們的丰收在歌唱。可是，眼前的一切和平伯的心思是那么的和不諧。他默默的低下头，沉靜的思索着：一天的劳动果实难道白白的糟蹋掉嗎？不！他猛然把身一挺，撲通一声，跳到海里去。冰冷的水使平伯一連打了几个寒抖。他放开大步，双脚象飞輪轉动般的把平靜的海面濺起无数浪花。一上岸，他又活象燕子一样，飞速的向社里走去。

剛踏入門，恰好社长提着汽灯出来。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急

急把这意外的事情說了一遍，社长一听，忙拉他的手說：“啊！平伯，我正要去看看哩。”社长說完，从头到尾看了一看平伯，突然惊异的說：“平伯，你怎么沒穿棉衣呀？啊，褲子也濕了！”平伯一听，“哦”了一声，低头看看自己，才发觉自己一时心急，連棉衣也沒穿。社长忙把自己的棉衣脫下来，盖在他身上。平伯抬起头，笑笑說：“社长，我不冷，还是你穿吧！”說时，随手把額上的汗珠和水花擦下来，說：“你看，这不是热汗嗎？”社长笑着說：“你可騙不了我！鼻水和热汗是没有什么分別的。穿吧，还有工作哩，你去通知职工，我去通知妇女，动员大家搬魚。”平伯勉强穿上棉衣，各自分头去了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职工和妇女前前后后的赶来，大家知道丰收，个个都是那么欢喜！可是，流水老是漲不到船位，漁船仍然沒法进港。大家眼巴巴的注視着：漁船隱隱約約，好象海中浮上一块块礁石一样；仓里的煤油灯射出昏黃的灯光，看来有些阴沉沉的。大家你瞅瞅我，我瞪瞪你，内心焦急得几乎透不出气来。大家眼看无法，有的說：“等到流漲才干吧！”有的說：“叫船員們起来帮帮忙吧！”

平伯一听，瞪了一眼，大声粗气的說：“船員們劳碌了一整天，已是精疲力尽，需要利用这时间休息一下……我不同意叫他們帮忙！应该让他們好好养神，为明天的丰产加油。”这一来，刚才說話的人象吃了一巴掌，感到非常惭愧，不再出声了。平伯又想：等到流漲才干，拖了时间，这意見也不妥当！他向漁船望去，漁船有时在摆动着的，好象在向他点头。他想：仓里堆滿了鮮魚，那是建設祖国的物資，难道能让它白白烂掉嗎？难道能耽误明天的生产嗎？想到这里，他不再躊躇了，便

搶前一步，和社長商量：“你看怎麼辦？我想，我們先落船搬，人多手脚快，搬輕了，船就容易進港哩。”社長听了，点点头說：“我想也只有這個辦法啦。”平伯接着大聲說：“來干吧！”他一邊把棉衣脫下來，一邊揮着手，對大家說：“誰愿涉水搬魚的，就跟我來！”

平伯這麼一鼓動，誰人愿意落后呢？誰人怕冷呢？老職工朱扁伯在一旁低聲說：“誰人怕你这老家伙？”婦女們象鷄子出籠一樣，吱吱咕咕的嚷起來，都要搬魚。于是，社長將大家分做十組，先搬十只船。婦女們用面巾包着頭，卷着褲，職工們脫了外衣，真好象競賽一樣。接着，大家搶着拿了筐，撲通撲通的涉下海去，頓時，黑漆漆的海水，翻騰得象一條條銀蛇在飛舞，水珠飛濺着，落在大家的臉上和衣服上，好幾個人都不覺打了噴嚏。可是，寒冷阻擋不住大家滿腔的熱火，他們絲毫沒有畏縮的表情。

平伯象小魚一樣靈活，涉在前面，他一到船邊，便用手按着船，熟練的跳上船去，鑽進倉里，把洋燈点上，高高的挂在桅中間，然後，又輕快的有次序的把倉板一塊一塊打開，燈光照着魚倉，魚鱗顯得分外金黃，象和他歡笑一樣。這時，眾人先先后后上船了，大家七手八腳的搬魚。一筐筐的魚，射出刺目的光彩；岸上一堆堆的魚，被燈光照耀得象銀山一樣，更加鮮明奪目！

有的人扛着魚往岸上走，有的人拿着空筐向水中涉，有的人在將空筐放滿鮮魚；大家就這樣來來往往，同心協力干着。平伯抬頭向港中一看，海上的鱗光，筐里的鱗光，人身上的鱗光，魚堆中的鱗光，來往穿插，互相輝映，使這個籠罩在夜色

深沉的平靜的漁港，
頓時變成閃光的沸騰
的漁港了。平伯走出
船頭，望望岸上，感
到電燈象對他發笑，
廣播在為他歌唱，他
微笑着點點頭，透露
出自己愉快的心情。

平伯再要搬魚
時，發現筐已全部放
滿了，眼看涉水較
遠，來回就慢。他
想：這樣又是浪費時

間。於是，他敏捷地撲通一聲跳下海去，一轉身，把一筐約有五六十斤重的魚，托在肩上就走，社長忙招呼他搬輕些，但他象耳聾一樣理也不理，只見一條條的魚鱗水，閃着光亮，從他的肩上直淌下來。

大家忙忙碌碌的來來去去，誰都顧不上談一句話。全身被魚鱗水濕透了，平伯除了左邊的頭髮是黑色的之外，其他地方已染得象個雪人一樣了。社長忙勸止他說：“平伯，太累了，換衣服去吧！”社長沒聽到回答，又說：“平伯，看你……”平伯却毫不在乎的微笑說：“這怕什麼，干這種工作，還顧得這個？”社長說：“你搬得太重了，天氣又冷，也該休息去。”平伯邊涉水邊說：“越重越有勁，越出氣力越不冷。”實在的，平伯今天有這股力氣，雙腿跑得這樣快，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呢。



这时，朱扁伯在岸上偷偷溜在一边，准备摸出烟来，但他一看到大家的劳动热情，好象有人在譏笑他或責罵他一样，他感到一陣慚愧，馬上把烟放好，又跟着大家下海了。

平伯在岸上等着空筐，顺手抹去头上的鱗水和面上的魚鱗，他打了个呵欠，才觉得累得腰有些伸不直了，感到肚也餓了。他抖抖精神，束束褲带，再拿着筐涉下去，只是两脚象不听指揮，看样子是支持不住了。他心中暗暗責怪自己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不站着就好了。”正在这时，一个浪头卷来，他用筐当面一阻，便連人带筐被推倒下去。他赶忙站起来，紅着臉向前后一望，見无人发觉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好在无人看到。”不料，社长早已发现了，他搶上前去，装着沒事的問：“平伯，你怎么一身洗得这样干淨呢？”这突如其来的一問，使平伯一时張不了口，他一定神，不好意思的說：“啊！剛才……”社长知他的心事，接口說：“剛才，剛才跌倒了，是不是？”平伯笑笑說：“搬魚吧，別多管閑事。”社长一手搶了他的筐，用強硬的語气說：“平伯，不准你工作了！你上了年紀，又忙了一天，和我們不同。你應該馬上回去休息，明天才要你工作！”平伯抬头看看，想了一会，低聲說：“对，回去休息，为了明天的生产做好准备；反正魚也快要搬完了。”

經過三个鐘头的緊張工作，魚搬完了，船也陸續靠岸。社长又忙着和大家洗魚仓。

这时，仓里的时鐘“当”的打了一下。圓圓的月亮偏西了，月光是那么皎洁耀眼，好象預告明天又是丰产。

“重生”伯

南澳县的志海伯，被漁民加了一个别号叫“重生”伯；同时，乡里流頌着一首歌子：

青山綠水在海边，
过去漁民全靠天，
如今解放大不同，
漁民全靠共产党。

这个来由，說起来有一段故事。

有一天下午，蔚藍的天空，飄着几朵白云，漁业社第三队队长志海伯提早吃过晚飯，檢齐工具，乘着漲流和队员揚帆出海了。船离岸开行，家乡渐渐落在后面了。社員們閑着无事，有的在打扑克，有的在写字，有的在讀漁民課本。因为順风順流，很快就到了新礁魚場。这时太阳西沉，紅霞万道，海面反射出五顏十色的光彩。在这风平浪靜的晚景中，年輕社員木易的心情更加开朗了。他暢快的唱着：

天晴气朗好风光，
家乡虽远在眼边，
新的网来新的船，
今晚出海包丰收。

志海伯听了，也微笑的唱起来：

葵花开放靠太阳，
沿海漁民全靠党，

自从成立渔业社，

生活日日向上升。

剛唱完，掌声似海浪样响起来，有的說：“再来一次好不好？”有的說：“唱得好，唱得妙，唱得呱呱叫！”說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志海伯笑着說：“我虽不是青年，生在这新社会，誰不想快快乐乐玩呢！”他看看海面，說：“看，这不是潮水到了嗎？錨索吃力了。”大家一看，真的，錨索被冲得嘩啦嘩啦的响。大家忙着七手八脚地把网放下去，放了网，要两点多钟才起网。东陣叔叫小木易点起灯来，接着又笑着说：“請老小生再来唱条兰花过渡。来，大家鼓掌欢迎吧。”

志海伯抽着烟，开玩笑說：“看戏要錢，唱歌更要錢，不然，出气出力只賺个喉干嗎？”他笑了笑：“我看利用这時間多休息休息吧。”

这話說得有理，時間不早了，大家便去休息。

志海伯独自坐在舵位上，注視着流水的变化和网的位置，好久，他向天空一望，看見七星已經斜西^①，忙叫大家醒来拉网。当第一張网上船时，完全出于意外，竟連一尾魚苗都沒有，这使志海伯有点失望，自言自語說：“如果这气候和流水捕不到魚，我一定要控告海龙王！”到拉第二張网时，木易大惊小怪的喊起来：“拉不动啦！网搖个不停！”志海伯听着，忙上前說：“我来拉吧！”当网接上手时，觉得沉甸甸的，凭他的經驗知道是魚群落网，便喜悅的对木易說：“魚落网了，出力拉呀！”接着，閃光的魚儿露出海面，在网中跳跃。經過两个

① 七星斜西——漁民从天星看時間，七星斜西是退流。

钟头的紧张操作，鱼入仓了，有八十多担。大家等着落第二次网流^①，一面調理网，一面閑談起来。志海伯想起两网产量不同，不禁說：“經常召开技术座談会，才是好办法。古人說，做田隔条塍，下海隔条綫，經驗和技术各有不同。”木易接着說：“是呀！經常交流推广經驗才会全面丰产，这也就是組織起来的优越性。到将来，成立集体漁庄，捕鱼用机器，我带你老人家到深海去，捕大鯨魚、大沙魚，那时該多高兴啊！”志海伯一听，上前摸摸木易的头发，笑笑說：“生在毛主席的时代，我也年輕了。”

两人正說得高兴，听到东陣叔說：“大家快来生产吧！”志海伯一看，原来船头轉向东南，锚索又是嘩啦嘩啦的响，志海伯忙指揮落网，网剛放好，月亮也露面了。这时，东陣叔与志海伯商量說：“夜了，煮点心吃呀！”沒等志海伯回答，木易搶着說：“煮魚粥，煮魚粥。”

就在这一刹那間，突然东边閃过一道电光，接着天空飘过一堆烏云，把月亮遮住了。一会，又一連几起閃电。这情形，使兴高采烈的木易愁眉不展了。他急忙問：“剛才月明星亮，为什么突然变得天烏海暗呢？”

志海伯望着天，想了想，說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你还小，不懂得，这叫做‘半天災’，是大风要来的預兆。”正說着，西南角又升起一支桅杆高的五色云来。志海伯皺着眉，指着天空說：“这叫‘水臺’，是要括大浪。”这一說，木易打了个抖。志海伯凭自己的經驗，考虑着风云变化的情况，越想越不对头。

① 网流——可以下网的流水。

在灯光下，每个人的臉都显出緊張的神气。东障叔低声向志海伯說：“天变得真快呀！”志海伯不时看看这边，望望那边。木易惊慌的說：“怎么办啊！”志海伯說：“沉住气，怕什么！”看来志海伯是个老練的指揮官。

志海伯呼吸着吹来的海风，觉得有些热气，与往时不同，这显然是大风将到的气温。他走到船头，拉一拉錨索，听听錨索打浪的声音，判断到潮漲得比大流还高，分明是要涌大浪了。他默默的想：“风浪不久就要到来，船处在远无山塢的海洋，很危險。”想到这里，便走回来和大家商量，說：“我看开船走吧。”东障叔首先贊成：“是啊！船也顛簸了！切勿蟋蟀玩鸡母。”

大家都忙着起錨和拉网。那知天气变得比收网还快，凜冽的东北风紧紧伴着大浪压来，接着雨也来了。海面一片漆黑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只听见呼呼的风声有如猛虎咆哮，浪头一个紧接着一个滚来，浪花扑到臉上象針刺一样，大家被风雨压得不敢抬头，呼吸也有些困难。志海伯紧握着舵柄，眼看这情景，心头也緊張起来，他用袖口抹抹脸上的水，說：“网和錨都綁住，人爬到我这里来，行动要留……”話沒說完，一陣狂风从船头压下来，“哈哈”一声，船头插下海去，“哧”地又浮上来，后面的浪象山样倒来，志海伯忙說：“注意啊！”又敏捷的把舵一轉，鎮靜的想：舵是命脉，掌得好，生命财产就有保障。他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前面。

突然，左边又涌起巨浪，志海伯急促的說：“注意左边！”話未完，轟的一声，接着唰的一响，大家知道是网索断了，都不約而同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坏了！”

船顛顛簸簸，霎时象在高山脊梁上，霎时又象跌下万仞谷

底，大家只好抓住船板。在这情形下，有的說要墜錨；有的說应拋尾錨。志海伯沉默的考虑着方向和位置，思索着流水和变迁着的气候，最后决定墜錨合适。于是，大家又在风浪交加之下墜了錨。

經過一个多鐘头的搏斗，个个人都精疲力尽了，四肢軟弱无力。木易喘口气，說：“把錨索砍断，任船漂流，还可漂到各个港头或者山岩！不然，不单财产难保，人也危險呀！”志海伯沒有回答，他想着：砍錨，这不是亲手砍断自己的脖子嗎？再說，这也不是脫險的办法，大风大浪，就是火船也会被吞沒，一只漁船又怎能海面漂蕩呢？他接着想到人民海軍一定会出来搶救，海軍知道捕魚有一定地点，他們会赶到这里来。如果任船漂流，只是有凶无吉的。他搖了搖頭說：“这千万不能，沉着吧！”

水流在繼續漲着，特别是台风的水流，漲得更快。志海伯看到潮高錨索一定短，吃力一定大，容易断，便对木易說：“腰部綁索，摸到船头，看看錨索究竟。”木易在腰上綁好了索，爬到船头的錨索位上，弯下腰一摸，突然打了个抖，惊慌的說：“糟了！垫在錨下的旧网被割断了，連影子也沒有了！”志海伯一听，心想：“旧网被冲走，更危險了，錨索一定磨擦着，很快就会断了。”他忙叫东陣叔把棉被递给木易垫錨索。

就在这千鈞一发的时候，西面閃了一下电光，志海伯的脑筋一轉，大声喊道：“看，这不是火光嗎？我們坚持下去啊！”这一說，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抬头一望，那知又是一个大浪打来，什么都看不見。其实，志海伯明知那是閃电不是火光，但他为了鼓励大家坚持下去，才編了这話。他想到应该防备万

一，便趁着这机会，又說：“风浪太大，救生艇不能靠近，各人覓索綁住胸部，一头綁住各种浮水东西，准备給救生艇打撈。”大家一听，心头安定了很多，并忙着做准备工作。

現在，志海伯和木易綁在一支桅干上。突然，嘩啦一声，象山崩一样的浪头直压下船头，船猛烈的震动，眼看就要沉沒了。志海伯站不



住脚，跌下来，昏过去了。当他从昏迷中惊醒过来时，好象看見两支交叉不熄的电光，他想：“莫非真的是海軍来救我們？”他模模糊糊的叫着：“木易，木易，……”沒等木易回答，他又昏迷了。

志海伯第二次醒来时，发觉自己躺在床上，四周还有好几个海軍，床前还放着开水、稀粥、面湯等。志海伯精神振作起来，笑着說：“啊！是海軍同志！”海軍同志点头微笑着，嘱咐他好好休息。

志海伯坐了起来，正要說什么，突然想起船上的人員，便